

通典卷第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責焉

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不能贍也○漢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

匡正也正其乖失

時丞相王嘉

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與

才難謂有賢才難得

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

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

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

命卿命於天子者

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材賢材賢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

言梁孝王得免罪也

張敞爲京兆尹免

亡命數十人宣帝徵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

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無大小盡皆吏

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

操持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

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衆

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

徒蘓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

素奪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

爲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之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謂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

宣愛良人吏

良善也良人吏善理百姓者

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

不卽下理其事恐爲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

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

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

所以下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

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

勿責以備

不求備於一人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

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畧

當寬恕其小罪

令盡力者有

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蘓令發

謂蘓令初發起爲盜賊

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

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爲使

召螯厓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

甚少宜先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

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
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
職益懈而吏事浸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
彪上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
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
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
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人矣帝深納

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
未有能焉陛下卽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
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
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古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
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
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
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
昔孝宣會諸儒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魏
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
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
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
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
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
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
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夫在職之吏臨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

下不爭也議者僉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矣故自漢氏以

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其罪亦無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

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

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尙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於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代作則季代所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

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
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
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
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爲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
入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
任主者此爲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
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
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

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
夫貴讓則賢知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能亂也當
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
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
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
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
心任衆人讓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
○晉始平王文學李重父以爲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
內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久議
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

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漢採古制仍秦舊倚丞相
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
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
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爲理大
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於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
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
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

國諱改稱字

胡質等居郡或

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
善其事雖沒代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
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

黜陟不得彰此爲理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
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
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理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
拘真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
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
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
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已也帝雖善之
竟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
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
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智